

拓展新視野——以道地英文材料 促進教育國際化之途徑

黃希敏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應用語言學博士

台北科技大學應用英文系副教授

摘要

國內的學生上了多年英文課，對於英語世界真實情況的認知仍然十分模糊。英文課本和好萊塢電影裡的語言，多半流於做作，不足以培養對於英語文化的深度瞭解與體會，而現時道地材料(current authentic materials)中所包含 1)實際趣味與生活經驗及 2)自然且簡易的用語，為導入英語世界思考邏輯和語言習慣的最佳途徑，本地教師亦可由教學相長中大幅提升自己的國際文化知能，這將是國內教育國際化的首要條件。

I. 導言：他被附身了嗎？

筆者有一位美國教授，德語說得十分流利，但他講德語時，太太說他變了個人似的——下巴突出，聲音、姿態和表情也都不一樣了，難道他一開口講德語，就被德國鬼魂附身了嗎？其實，絕大部分精通外語的人都可以作證：他們在講外語時已經投入該文化了。Acton 和 Walker de Felix(1986)曾指出：

精通外語的人都會體認到一件事：自己在使用外語時出現了另一種個性，例如精通法語的人已經在下意識當中「變成法國人」，而非只是在「講法語」而已，他也許還會做出一些在本國文化裡不會做的事情。(p. 26)

Valdes(1986)也指出：

最成功的外語學習者能夠汲取該文化的心態，將文化和語言融會貫通。(p. 2)

Schumann(1978)甚至表示，除非學生能將外語文化加以內化，否則學習該外語的成效必定有限，換言之，要學好一種外語，發展出該語言中的新個性是相當重要的，因此，精通多國語言的人往往具有「多重人格」。以筆者個人的經驗而言，每當與英美友人交談或是閱讀英文書刊時間稍長，就會逐漸忘記自己是亞洲人，即使中文的干擾仍無法避免，沈浸在自我建構的英語環境裡越久，英語的自我就浮現得越多，有趣的是，西方的我較果斷和直率，東方的我較保守而遲疑。

II. 文化教育的幾種途徑

我們都知道學習一種外語和瞭解其文化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而一般學習外國文化的途徑有：1)課程或訓練，2)遊學活動，3)課本與影視等。

1. 課程或訓練

國內的外文科系提供文化課程如「西洋文化概論」、「國際禮儀」等，藉以提升學生對於國際(主要是美國與英國)文化和習俗的認知，可惜的是，這些課程的內容往往偏向說教，學習目標也幾乎都在於應付考試。在美國，近十幾年來由於各種族群湧入以及經貿國際化，多元文化的訓練課程逐漸蓬勃，這些訓練課程的目的在於提醒社區或公司領袖注意其他族群的習俗和價值觀，以增進社會和諧或是追求經營順利。然而，此類課程或訓練無論如何用心良苦，也難以避免加深刻板印象，因此只能收管窺之效，例如在「如何與老美共事」Working with Americans (Wallach & Metcalf 1995)一書中，作者一再「說明」：

亞洲文化的發展並不平順，他們住在小村莊裡，難以生存，生活危機重重，充斥著戰爭、疾疫、饑荒、和天災的威脅，生活困苦，社會的目標只在於生存。(p. 27)

許多傳統亞洲文明中產生集體文化是很自然的，在貧困、擁擠的農業社會裡，民眾必須合作以求生存。當人們生活困窘時，天災或人禍都是大災難，而小團體如家庭、村莊、或宗族必須一起合作，生活才能過下去。(p. 50)

這種帶著同情卻又顯得高姿態的觀點，顯示作者並不明白亞洲的集體觀念大部分源自歷史上的封建制度，也忽視了亞洲文化裡的高雅精緻，因此，教導文化的課程和書籍往往只能提供片面而粗淺的知識，缺乏溝通性、經驗性的體會，這也就是Lado (1988)所言：「學習者覺得與自己無關，因而無法產生共鳴」(p. 77)，換言之，學生不可能透過這種教學方式真正感受外語文化。

2. 遊學

為了彌補課堂知識與實際接觸之間的差距，歐美先進國家的外文系都要求學生赴國外至少居住一年(Roberts 1998:51)。國內並無這種作法，但由於近年來國民所得提高，學生出國遊學的機會倍增，到國外實地旅行既有趣又具教育性，對於瞭解外語文化是極佳的途徑，理當鼓勵同學多多參加，不過，昂貴的費用並非人人都能負擔，而且遊學日程通常不長，只能接觸到外語文化中的精彩景點，卻難以深入其思想核心。

3. 課本與影視

近年來，國內從英語系國家大批進口 EFL(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或 ELT(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課本，這類新型的教科書賞心悅目，也有助於學生與外籍人士作粗淺溝通，但是仔細探究，不難發現其中的背景與人物通常如同電影「楚門的世界」，是編造出來的情境，因此學生出了教室後，對英美社會的認知仍十分模糊，對此問題，東亞的英語教育界特別缺乏覺察力，近年來，大受重視的「語料語言學」(Corpus Linguistics)進一步證實了英文教科書的缺陷，例如 Mindt (1992)和 Kennedy(1998)分別指出：

以道地語料與英文教科書作比較研究，顯示教科書與實際英文的結構大相逕

庭。(Mindt, p.186)

分析、比較道地語言和教科書，可發現在日常英文和課堂英文之間有相當大的落差。(Kennedy, p. 284)

而另一方面的問題則是：無所不在的好萊塢主宰了國內（其實幾乎是全世界的）電影市場，有線電視更是時時刻刻傳送美國影視到我們的客廳裡，年輕學子們自然而然從這些「好看東西」當中「吸收知識」，結果就如 Lado(1986)所描述：

在美國境外看美國電影的人，通常以為整個美國社會就如電影中所描述。(p. 60)

筆者發現，十年前台灣英文作文中出現的最大問題不過是「洋涇濱中式英文」，如今卻是「中式英文+美式髒話」，也難怪，學生夾在教科書的童話和好萊塢的神話之間，又如何產生對於英語文化的深度瞭解與感覺呢？

III. 透過現時道地材料發展國際文化知能

事實上，最有效的措施乃是：在外語課堂上採用現時道地材料，以模擬實地英語文化情境。Shrum 和 Glisan(1994)曾就道地材料的重要性作以下說明：

道地材料呈現真實語言、整合文化和增進理解。(p. 118)

道地錄影將活生生的文化帶入教室。(p. 117)

道地案例提供豐富的文化內涵、反映生活細節以及社會價值。(p. 30)

英文課本裡沒有上述的真實情境，因此缺乏啟發性，遑論高層次的英文思考能力，McRae (1991: 23) 甚至說：教科書中的陳腔濫調會「阻礙學習」。以音樂作個比方，道地材料中充滿著韻律與節奏，教科書則是小和尚念經，所以接觸道地材料才能感受到真實英語世界的脈動。

1. 筆者的教學實驗

筆者曾經嚐試在課堂上採用「心靈雞湯」、美國「大學入學作文」、幽默作家 Andy Rooney 的暢銷書以及美國電視新聞雜誌的錄影等，結果大受學生歡迎，他們甚至要求從美國訂來更多類似材料以便自修。

2. 被忽略的豐富資源

令人訝異的是：使用現時道地材料、讓學生耳濡目染英語文化的作法，在國內並不多見。英語教育幾十年來得到政府及民間的極度重視，但效果還是乏善可陳，其中一個因素就是忽略了道地材料。認真的本地教師或許會收集諸如英文菜單、宣傳單、分類廣告等物作為教具，然而這些教具終究不足以引導學生進入英語世界的思考邏輯，唯有接觸啟發性的材料，才能產生積極互動，進而發展出跨文化的理解力，因此，包含大量文化趣味和經驗的道地材料，是帶領學生進入真實英語世界的最佳途徑，只可惜本地教師多半不習慣採用，或許是擔心遇到不懂之處時會有失面子。相對地，外籍教師在使用道地材料上又往往不夠謹慎——有些使用古典文學作品，有些使用英美前衛電影或電視節目，卻不瞭解一點：東方國家的學生既沒有古代西方文化的傳承，又缺乏對於現代英美文化的知識，勢必看得滿頭霧水。

3. 適當的選擇

因此在考慮道地教材時，選擇有趣且易懂的作品特別重要，而最符合此條件者，莫過於現時暢銷散文與故事、電視新聞雜誌與談話節目等，因為它們的內容貼近現代人的生活，語言又實際，容易「現學現賣」，但需要注意的是，其中的幽默和思考模式需要具有普遍性，因為過於「另類」者，往往會造成挫折感，基於相同的理由，筆者較少使用小說或詩，因為小說和詩傾向於高度風格性，往往以扭曲語言來達到特殊美感。事實上，多半英文暢銷道地材料老少咸宜，對國內的學生而言也並不難懂。

4. 雙贏的效果

如果說，選擇道地材料時外籍老師需要靈光的頭腦，那麼本地老師就需要探索的心態，因為他們可由現時道地材料中獲得當今英美社會的最新資訊。除此之外，本地老師還佔了觀點上的優勢——可和同學共享「我們、他們」，而不像外籍老師只能說「我們、你們」，換言之，本地老師可當「全程導遊」，而外籍老師只能作「地陪」，假使本地老師能體認到這種教學相長的樂趣，與學生同步增進國際文化知能，最終兩者都將成為英語世界的「內行人」，能與外籍人士談論各種議題，這對於學生與本地老師而言，將是雙贏的效果。

5. 值得推薦的現時道地材料

1) 書籍:

- 幽默或感人的散文或小故事，例如美國大學入學作文、Andy Rooney 和 Robert Fulghum 的作品、「心靈雞湯」(*Chicken Soup for the Soul*) 系列。
- 生活指導或勵志性書籍，如 *The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別為小事抓狂」(*Don't Sweat the Small Stuff*) 等系列。

2) 雜誌 (雜誌文章提供了最新資訊，兼具知識性和趣味性，缺點則是訂費偏高，所以只能影印或有少數可從網路上下載):

- 進口雜誌如 *People*, *Life*, *Time*, *Newsweek*, *National Geographic*, *Reader's Digest*, *Time for Kids*, *GQ*, *YM*, *McCall's*, *Redbook*, *Premiere*.
- 道地內容、本土「加工」的雙語雜誌，如「CNN 互動英語雜誌」、「解讀時代」

3) 影視:

- 電影台的影星、導演的訪問、拍攝過程等
- 具有英文字幕的影片或電視劇 (現代且接近真實生活者)
- 「CNN 互動英語雜誌」的光碟

以上所列大部份為美國出品，這純粹是因筆者較為熟悉所致，在此也籲請其他英語國家的老師推薦道地材料，使這份資料在未來能更完備。至於內容，老師可以根據自己和學生的興趣選擇，因為唯有興趣能引發長期的自動學習。上述材料可在國內專營進口書的書局買到，另外也有英美兒童、青少年讀物，適合年齡層較低的學生。

6. 演繹與歸納教學法並用

英文課本通常都採用演繹教學法，「把意義視為一種抽象系統」(Roberts 1998:52)來傳授，換言之，是把英文當作公式來教，因而剝奪了語言的感覺和文化的參與。每種文化都有其明顯處（也可以說是「一些自詡的特性」）以及隱約處。明顯處可以平鋪直敘、也可以用故事來襯托，例如 Wallach 和 Metcalf (1995) 形容美國人：

美國人自視為實踐者，做事的人一定有所成就。他們喜歡作「命運的主人」，意謂透過努力和認真工作就能改善社會，有志者事竟成。(p. 107)

美國人從小就學會針對問題提出創新的解決方法，去冒必要的風險。(p. 114)

而以下是 Gumenick(1997) 文章的節錄，敘述她哥哥如何爭取進入第一志願的大學：

哥哥所申請的十四所大學幾乎都錄取了他，只有第一志願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沒有給他入學許可。他告訴我們他計畫搬到布朗大學附近，然後努力工作，以期在當地打開知名度，這對於父母而言是件大事，因為這樣等於是同意他休學一年，但父母信任哥哥，並鼓勵他去實現夢想。不久，哥哥找到了戲劇製作的工作，猜猜看是在那裡？沒錯，就在布朗大學裡，這是他大顯身手的機會，而他也確實大顯身手、表現優異，後來他去找教授、談論自己的夢想。果然，當哥哥再一次向布朗大學提出申請時，就被錄取了。(pp. 84-85)

我們再比較另一項美國人的文化特質：幽默，Wallach 和 Metcalf(1995)指出：

美國人喜歡開自己和他人的玩笑，以喜歡揶揄著稱。(pp. 101-102)

現在來看看 Rooney(1984)的一篇幽默文章「怕醫生」("Fear of Doctors")：

我們不喜歡去看醫生，因為知道看醫生就得脫衣服，而大多數人認為自己裸體比別人醜。醫學院的課程中一定教過如何告訴病人脫衣服，很多醫生力求體貼，於是他們對病人說：「好，我們現在來脫衣服，看看病情如何，好嗎？」不知道男醫生對待女病人是否與對待男病人有所不同，更不知道女醫生是如何對待男病人的，她們會說「好，我們現在來脫衣服」嗎？(p.19)

所以，抽象原則（演繹）與具體實例（歸納）相比，何種方式較吸引人而且能達到深入的了解呢？答案是顯而易見的，為什麼？因為歸納教學法引導學生進入同理心和領悟力，是一種探索的過程，而理想的外語教室實應以 80%的歸納法和 20%的演繹法交互使用。

7. 語言反映文化和社會

另外，每種文化裡還有其隱約處，如 Valdes(1986)指出：「別人眼中的我們和我們心目中的自己可能有很大的差別」(p.139)，如上所述，英美文化中的明顯處可從教科書中讀到，而隱約處就只有靠透過道地材料來觀察了，什麼是隱約處呢？就如 Valdes (1986:13) 及 Acton and Walker de Felix (1986:21)所云：「文化中難以言喻的重要價值」或是「多數學習者所無法掌握的文化微妙之處」，這種集體潛意識卻在道地語言中豐富地展現出來，正如 Kaplan(1986:8)所概括：「語言反映社會現象」，深一層而言，社會文化和集體認知是語義網絡的基底架構，因此，一種文化裡所蘊含的特殊修辭風格和語言運用，很可能會使其他文化的成員感到莫名其妙，例如英語中的 "Excuse me", "I declare..."(Mey 1993:165-166 有詳細討論)和中文的「你回來了啊！」都可能被其他文化視為「廢話」。有趣的是，即使在美式英文和英式

英文之間都有不同的修辭風格，因而彼此覺得好笑，Hollet(1998)舉了一個真實的例子：

我坐上紐約市的計程車，對司機說：「你可不可能載我們去格林威治村？」我的美國朋友覺得這句話可笑，他說：「Vicki，他當然能載我們去，要不然我們搭計程車做什麼？」另一方面，我也很驚訝聽到他對計程車司機說「你今天過得好不好」，為什麼他會想知道一個陌生人過得好不好？

同時，Brown(1986)如此觀察美國廣告裡的語言特色：

廣告業最擅長使用語言來塑造形象、說服大眾，譬如，在美國沒有「小」的蛋，只有「中」、「大」、「特大」、「超大」，美國文化中充斥著「好聽話」(euphemisms)。(p.43)

其實不僅美國如此，英國也踴躍跟進，Revell 和 Norman (1998:28-29)稱 euphemisms 為「有力的語言」(power language)，近年來英美社會偏愛使用此類具潤滑作用的字眼，例如以“contribution”代替“sacrifice”；以“challenge”代替“difficulty”；以“underprivileged”代替“poor”；以“assertive”代替“aggressive”；以“mentally challenged”代替“retarded”等等，若不透過道地材料，學生如何獲悉這種時髦卻又是必要的講法？再者，若不透過道地材料，學生如何獲悉美國當今講究「政治立場正確」(politically correct) [意即「重視弱勢團體的權益」] 的熱潮？諷刺的是，「政治立場正確」一詞在國內搖身一變，化為恰恰相反的意義——朱天心(1999)的文章中把「政治立場不正確」解釋成「看不起奉承當權派的人」，足以顯示「語言反映價值觀」(Brown 1986:45)。其他有關美語用法的有趣例子可參考 Yule(1985:98)，他舉出：“Heated, Attendant, Parking”（加熱、服務生、停車）代表「有服務生看管車輛、有暖氣的停車場」，而“Baby Sale”（嬰兒特價）代表「嬰兒服裝特價」，這些例子反映出美國社會求簡求捷之特性，學習者必須培養對於這種「圈內人用語」的直覺，才能在英語文化中通行無阻，而唯有使用道地材料才可獲得此種知能，如 Villegas Rogers 和 Medley(1988)所言：

道地語料反映了自然的語言以及適切的文化情境。(p. 468)

而 Mey(1933)在談到如何獲得國際文化知能時說得更明確：

我們若要瞭解另一種文化，就必須參與其語境，思其所思、言其所言。(p. 304)

當你拓展視野，進入另一種文化的層面，就必須學習新的用法，不能再依賴母語的思考方式。(p. 153)

8. 英語世界裡的多元與變化

曾經有美國人問我：「不是所有亞洲人都說同一種語言嗎？」這其實並不可笑，因為東方人時常也對於西方人抱持著類似的想法。好萊塢經常把美國人描繪成金錢掛帥、狡滑、亂搞男女關係，使得保守的東方人視西方世界為「物質至上、道德腐敗的資本主義社會」，如果真是如此，那麼「棒球、熱狗、蘋果派和雪佛蘭」(Valdes 1986:140) [象徵純真] 的美國又在那兒呢？事實上這兩種極端是並存的，而其間還有更多林林總總的型態，美國文化就像一套光譜(spectrum)或是一個連續體(continuum)，並非只有兩個極端。進一步而言，日新月異的美國社會很容易把文化課本以及傳統概念遠遠拋在塵土之中，譬如，亞洲人一般認為美國是個拼命追求高

科技的社會，但如果看看 Raffery(1999)的觀察：

人類在潛意識中常常想要重頭再來，這幾乎是種宗教性的衝動——庸庸碌碌、孜孜矻矻一輩子之後，開始簡化生活，退隱到修道院裡沈思、生活在沈靜和卑微的工作中，體會生存的奧秘。我們的文化發展到這個階段，註定會在高科技和反璞歸真之間產生無休無止的辯證。(p. 132)

這說明了為何近十年來很多美國人追求反璞歸真，Robert Fulghum 和 Richard Carlson 的書大受歡迎，就是反映了此一心態，華滋華斯 (Wordsworth)、梭羅 (Thoreau) 等文人隱士的信念，是永遠都不會過時的，因此，我們應可瞭解：平板、簡化的教科書無法展現文化的多元和變異。Dunnett, Dubin 和 Lezberg(1986:153) 也指出：「英語課本只會用單一的觀點來解釋文化」。

事實上，東方學生想要獲得對於西方文化較為完整的認知，並非不可能，譬如，美國社會裡的正面和負面，在「心靈雞湯」系列中都包括了，學生唯有通過此類書籍，才能對美國社會產生更深更廣的瞭解。

9. 學生作為「虛擬參與者」

情感因素是學習外語成功與否的一大關鍵(Valdes 1986:33)，所以現時道地材料的最大優點就是：其中的真人真事與真實情感(Wallace 1988:145)能夠引起共鳴。我們大概都有這種經驗：看感人肺腑的文章或影視時會潸然淚下，但在讀英文課本時能產生這種情況嗎？為什麼？因為教科書「是為了練習特定的句型」(Wallace 1988:154)所編寫的，而「沒有人能透過做作的語言去感受或深思」(Valdes 1986:1)，相反地，道地材料可為學習者創造「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讓他們參與作者的經驗和情感，這就是為什麼筆者的本地學生在讀美國學生的作文時會感同身受，而在外語學習的效率和長期記憶上，情感因素佔有重大地位，Stevick(1998)如是說：

感情的投入能引發鮮明而豐富的意象，與語彙一起貯存到記憶中，使得語彙的記憶更完整、更敏銳。(p. 154)

McRae(1991)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

具有感官與感情衝擊的材料，促使學生主動參與、親身經驗，導致直覺性、歸納性的學習。(pp. 8-9)

換言之，廣泛接觸道地材料能使僵硬知識逐漸轉化為深層同理心，Roberts(1986:64)將此過程一言以蔽之：「文化得感受而非教授」。

IV. 如何開始使用道地材料：

1. 熟悉和信心

本地教師及學生在接觸道地材料之初，可能會有點不習慣，其實道地材料裡的字彙和用語並不比教科書裡的難，只是有所差異（如 II.3 所提，語料語言學已證實了這種差距），而求助於英漢辭典也往往是緣木求魚，所以只好「透過母語的模式來處理外語」(Valdes 1986:24) 以及「設法以本國文化來解釋外語文化」(Valdes 1986:121)，但由於缺乏背景知識，遇到微妙處往往會導致無解或誤解，這也正是為何需要勉力使用道地材料，否則惡性循環，永遠無法培養國際文化知能，而越早，在課堂上提供這種訓練，越早容易進入情況，McRae(1991) 說：

學習語言的初期就應該使用道地教材，每週一、二篇新文章，讓學生有經常性、持續性的接觸。(p. 21)

他也指出教師方面的缺憾：

教學以考試為重心的原因，在於老師自己沒有安全感，不願意多去熟悉課本之外的材料，這種自我設限造成缺乏信心。(p. 24)

國內有許多學生殷切盼望自己的英語能力能接近英美人士，要是將英文課本持續作為唯一的教材，那麼達到高水平英文的期望將不可能實現。根據筆者觀察，國內日前甄試出爐的國小儲備師資相當強勁，應該是可以使用道地英文材料的一批生力軍，只希望此類能力強、見識廣的英語師資將來也能延伸至中學，那麼國內的英語教育才會見到十足成效。

2. 信心能治療懼外症

有些本地教師可能對於使用道地材料抱持著疑懼的態度，似乎怕被打入「異域」。身為英文系教授的匈牙利人 Medgyes(1994)在其獲獎的 *The Non-Native Teacher* 一書中提供其信念：

我向那些害怕接觸外來文化的英語教師保證：逃避是沒有用的，因為就長期而言，我們根本無處可逃。英語的疆域擴展一日千里，加上大眾傳播媒體的散布，以及愈來愈多外籍教師進軍我們的固有領地，我們不可能再繼續閉關自守，最好的策略乃是採取主動，迎接這種專業生涯中的變化。我們可以採取的行為模式有兩種：一是支配模式、一是生存模式，支配模式是爭取新知識與精通新技能，生存模式則是「得過且過」。處在生存模式中的人遲早會從睡夢中驚醒，而他們所視為殘酷打擊的新挑戰，對於處在支配模式的人而言卻是大好的探險機會。(p. 44)

對於處在生存模式的人而言，不熟悉外界文化導致缺乏信心、缺乏信心產生自我抑制、自我抑制帶來偏狹心態，甚至懼外症，就如傳聞中的可悲現象：中學英文老師看見外籍人士訪校時自後門溜走、聽見華僑口帶英語「十分反感」，此種心理已屬病態，又如何教得好英文？我們再回頭想想筆者那位美國教授，他的德語說得與德國人一樣好，是否因為他想成為德國人呢？其實這就如同高明的演員能夠入戲一樣，是「一種進入另一語言和文化的意願、一種探險之旅」(Valdes vii)，本地教師若能提升眼光，積極探索外語文化，在其間所獲得的經驗和感受，會比外籍老師更能贏得學生的信賴。

3. 從「由下而上」(Bottom-up) 學習法中釋放

Maley(1986)敘述他在中國大陸教英文的經驗如下：

中國人習慣逐字逐句學習，老師需要解釋字彙、句法、語型和內容，外籍教師對於這種拘泥細節的方式感到厭煩，因為對他而言，閱讀的目的應該是教導學生從文中萃取意義和資訊。(pp. 103-104)

這種過度「由下而上」、細細解剖的習慣，確實妨礙自然吸收，國內學生在這方面的毛病同樣嚴重，這就是緣於多年來把英文當作公式來記憶、當作知識來研究所養成的惡習，因此本地教師若是在道地材料中發現幾處難解的用法和典故，根本不必覺得困擾或尷尬，同時也應該訓練學生忽略這些小節、把重點放在掌握文化資訊以及仿效獨特表達法。另一方面，本地教師也應盡量去熟悉道地材料中的語言及情

境，因為這正是增進國際文化知能的最佳時機。

V. 結論：國內教育的全球化

我們當英文老師的，在讀了下列 Medgyes(1994)所提出的數據之後，也許可以大大「自我膨脹」一番：

英文如今已蔚為國際溝通的主要語言，是全球的通用語(*lingua franca*)，這種趨勢無人能擋。當今講英語的人口是有史以來最多的，根據最保守的估計，約有七億人說英語，如果標準放寬一點，則可說已達二十億之譜。同時，英文也是六大洲、逾六十個國家的官方或半官方語言。(p. 1)

無可置疑，英語登上世界語之寶座，勢如破竹，而國際間的交流和相互依賴也一直在急速增加，所以我們今天在非英語的環境中教英文已經不只是在教語言，而是在教學生認識全世界，故此，英文老師有義務教導學生瞭解「由文化所衍生的價值、態度和展望」(Bateson 1972:211)。如果我們能處於支配模式(參照 IV.2)，把自己從單一文化提升至雙文化甚至多元文化，便能得到「豐富而深刻的學習經驗與高層次的自我認識和成長」(Brown 1986:38)，藉由他人的參考架構拓展自己的視野，加入新的地球村，「體認四海一家的世界觀」(Brown 1986:47)。

傳統的中國或台灣文化並沒有「四海一家的世界觀」，因此欲達教育國際化之目的並非易事。要追尋「國際化」絕不能僅止於口號，首先需要培養的是探索心態和寬闊胸襟，在英語教育中採用現時道地材料來增進國際文化知能，幫助我們在新的千禧年中處事自如，作個有知能向外拓展的世界公民。

參考文獻

- 朱天心(民 88). 「『華太平家傳』的作者與我」. 聯合報, 4/23, 37.
- Acton W., & Walker de Felix, J. (1986). Acculturation and mind. In J. Valdes (Ed.), *Culture bound* (pp. 20-29).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own, H. (1986). Learning a Second Culture. In J. Valdes (Ed.), *Culture bound* (pp. 33-48).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ystal, D. (1987).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ulay, H., Burt, M., & Krashen, S. (1982). *Language two*.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unnett, Dubin, and Lezberg. (1986).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from an intercultural perspective. In J. Valdes (Ed.), *Culture bound* (pp. 102-111).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umenick, L. (1999). My big brother. In J. Canfield, M. Hansen, & K. Kirberger (Eds.), *Chicken soup for the teenage soul*. New York: Scholastic.
- Hollet, V. (1998).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English Teaching Professionals*, 8, 18-19.
- Kaplan, R. (1986). Culture and the written language. In J. Valdes (Ed.), *Culture bound*

- (pp. 8-19).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ennedy, G. (1998). *An introduction to corpus linguistics*. London: Longman.
- Krashen, S. (1985). *The input hypothesi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London: Longman.
- Krashen, S. (1989).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language education*. New York: Prentice Hall.
- Krashen, S., & Terrell, T. (1983). *The natural approach: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the classroom*. Oxford: Pergamon Press.
- Lado, R. (1986). "How to Compare Two Cultures." In J. Valdes (Ed.), *Culture bound* (pp. 33-48).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ley, A. (1986). Xanadu. In J. Valdes (Ed.), *Culture bound* (pp. 102-111).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Rae, J. (1991). *Literature with a small 'l'*. New York: Prentice-Hall.
- Medgyes, P. (1994). *The non-Native teacher*. London: Macmillan.
- Mey, J. (1993). *Pragmatic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UK: Blackwell.
- Mindt, D. (1996). English corpus linguistics and th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syllabus." In J. Thomas & M. Short (Eds.), *Using Corpora for Language Research* (pp. 232-247).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 Rafferty, T. (1999). The Shrug of the New. *GQ*, 69, 3.
- Rea-Dickins, P., & Germaine, K. (1998). *Managing evaluation and innovation in language teaching: Building Bridges*. London: Longman.
- Roberts, C. (1998). Language and Cultural Issues in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Dimension. In P. Rea-Dickins, & K. Germaine, *Managing evaluation and innovation in language teaching: Building bridges*. London & Longman.
- Revell, J., & Norman, S. (1998). Power Language II. *English Teaching Professionals*, 6, pp. 28-30.
- Rooney, A. (1984). *Word for Word*.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 Shrum, J. & Glisan, E. (1994). *Teacher's handbook: Contextualized language instruction*. Boston: Heinle & Heinle.
- Stevick, E. (1998). *Working with teaching methods: What's at stake?* London : Heinle & Heinle.
- Villegas Rogers, C., & Medley, F. (1988). Language with a purpose: Using authentic materials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21, 467-478.
- Valdes J. (1986). Culture in literature. In J. Valdes (Ed.), *Culture bound* (pp. 137-147).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alette, R. (1986). The culture test. In J. Valdes (Ed.), *Culture bound* (pp. 102-111).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llach, J., & Metcalf, G. (1995). *Working with Americans: A practical guide for Asians on how to succeed with U.S. Managers*. Singapore: McGraw-Hill.
- Wallace, C. (1998). *Learning to read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New York: Prentice-Hall.
- Yule, G. (1985). *The Study of languag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以智慧調伏自己，以慈悲化解惡緣。
- 人生最可靠之財產是自信。人生最可悲的破產是灰心。
- 怒為萬障之根，忍為百福之首。
- 動仁念，出良言，是改造命運最好的秘訣。
- 一個人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去克服自己的缺點。
- 寬恕別人，其實是釋放自己。
- 樂觀是最佳的止痛劑，放心是最好的安眠藥。
- 人之大智在於能洞悉本身之缺點。
- 最美好的人生是付出；最甜蜜的回憶是善行。

摘自海濤法師輯（人生金言）